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59521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59522

出版时间：2008-8

出版社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作者：徐光耀

页数：33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前言

开花的生命 ——小记徐光耀 闻章 这本书的作者是徐光耀先生。或许你还不知道徐光耀先生是谁，但是我要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：张嘎。徐光耀先生就是那个制造张嘎并把张嘎制造得很轰动的人。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和电影剧本《小兵张嘎》都出自他的手。《小兵张嘎》不过是徐光耀先生生命中开出的一朵花，在《小兵张嘎》之前，他还有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，在《小兵张嘎》之后，还有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、《望日莲》、《四百生灵》、《少小灾星》等一系列著作。2005年，80岁时结集五卷。说实话，对于他来讲，五卷真是不多。虽不多，却是他生命的真诚表露。他不是那种靠灵感和聪慧能在笔墨上生花的人，他是拼着性命蘸着生命的汁液来凝铸文字的人。他的每一篇作品，几乎都是用生命换来的。你不信吗？下面的故事可以作证。

一、鲜血凝成的花 跟张嘎年龄相仿，徐光耀13岁参加八路军，可以说鼻涕还没擦干净哩。天天日行军八九十里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不得不拽着马尾巴，让马半拖着走。病倒在老乡家，看他冷得要命，房东大娘非要让他跟她钻一个被窝。就是这么个孩子，跟着大部队，每天颠倒了黑白（夜里行军、打鬼子，白天睡觉），跟鬼子周旋。特别是1942年，日本鬼子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“五一”疯狂大扫荡之后，抗日力量几被灭尽，九死一生的他，却一直坚持在冀中对敌斗争第一线，在敌人的刺刀尖上滚来滚去。直到抗战胜利前夕，他亲身参加的战斗不下百次，几乎每次都惊心动魄，不知有多少战友死在他的脚下，甚至他的怀里，但他自己却每每从死神那里逃身出来。他活下来是个奇迹，身经百战的他身上没有一处弹痕更是奇迹。

这名小八路少言寡语，却对文艺有着天然的喜欢。打仗间隙，他从不空过，不是查字典，就是看小说及各种杂书。战地辗转中，凡是房东家有的书他都搜来看。在每次战斗胜利时，前线剧团的慰问演出都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。上过四年小学的他，不仅学会了写家信，竟然还时不时地谄几句诗。请读一首：“夜半鸡鸣第一声，迷蒙大雪抹路径。天将黎明人力尽，越墙窗下叫房东。”这即是十几岁时行军途中的即兴之作。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，他那躁动着的从艺之心越来越难以抑制，同时，他也开始给报社写稿，战地通讯之类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。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夕，他闹着要跳行。已经是营级干事的他，在军政上会有很好的前途，领导也对这个真正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格外垂青。但是性情执拗的他根本不给领导面子，舍命要到文艺队伍中来，即使到剧社当伙夫也在所不惜。几经周折，他渐渐向文艺这面靠拢。1945年5月份，从原先的锄奸科调去当军事报道参谋，踏着未尽的硝烟到前线采写战地通讯，大量的战地通讯就是这个时候写的。一年之后，调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，跑龙套、写歌词等等的，跟艺术有了实质的接触。1947年1月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，至此，才算真正转轨成功。也正是在这里，得到陈企霞、萧殷、严辰、艾青等人亲炙，写出了颇有影响的小说处女作《周玉章》。与崔嵬、贺敬之、蔡其矫等人的师友情谊也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。

华北联大插班八个月毕业，之后，他被留下来做研究生。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，那情形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，本质身份仍是战士。这期间他亲历大清河战役，在连续不歇的大雨中，冒着枪林弹雨滚过二十多天，下乡搞过三个月的土改，在六纵做过随军记者。解放战争势如破竹，他这个研究生也没有说毕业不毕业，很快又被调到杨成武的二十兵团办《战场快报》。从1948年8月底开始，徐光耀随着十万大军，从易县进入太行山经由山西到察哈尔，在塞外寒风中与傅作义的部队周旋。直到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结束，北平和平解放，然后又从塞外大踏步走向太行，再从太行驻进天津。随着解放的秧歌队扭到城里，他的戎马生涯才算结束。利用在城里休整期间，他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。从1949年的7月7日，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纪念日这天，他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。枪炮声重在纸面上滚动，斗室之内风起云涌。王家堡战斗、护驾池伏击、双井村突围、朱家庄喋血……指挥员王先臣、旷伏兆、乾云清……战士李福贵、石俊德、齐寿昌、刘敬礼……还有那些房东老乡以及小侦察员……生活中的那些难忘的情景涌过来、荡过去。刀光剑影之中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的创作。1950年年初，《平原烈火》出版，一年内再版四次，印数达6万册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二、生死边缘的花 随着《平原烈火》走红，徐光耀也来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（后称讲习所）深造，成为丁玲的得意门生。在讲习所学习期间，还以作家身份到朝鲜战场深入生活了八个月，这本《阳光炮弹未婚妻》便是他当时生活和学习的真实记录。1953年4月，讲习所毕业之后，到了华北军区文化部文艺创作组，当起了专业作家，军衔为少校。报到之后没待多久，这年7月，他便遵从老师的教导和当时的政治导引，来到河北雄县农村老家，摸爬滚打，跟乡亲们一起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。1955年，文学界出了“丁、陈反党集团”，丁者丁玲，陈者陈企霞，这一来，徐光耀在劫难逃。但这时的徐光耀仍不识时务，在陈企霞正在“反党”的时候，怜悯他没法过冬，竟资助他700块钱。还有，当作协党组调查丁玲

的“反党事实”时，他还天真地认真地按照党性原则据实汇报，为丁玲“评功摆好”。跟“丁、陈反党集团”有了这样的“勾连”，还怎么能说得清？到了1957年下半年，火就烧到徐光耀的头上。于是，大会批、小会斗，一直斗了三个月，“斗熟”之后，把人“挂起来”：不给任务，不让出门，不能开会，不能与人交往，“继续反省问题”。徐光耀无论如何想不开，一个从小参军，为革命生死不顾的人，怎么就成了“反党分子”？徐光耀整日为此焦虑狐疑。他把自己埋在书本中，企图逃避现实。可是，当他把一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看完，准备记下点什么时，脑子却一片空白。他意识到脑子要出毛病。但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。一天他正抄着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，正在蹒跚学步的小女儿朝着他走了过来。平时，孩子是他的最爱。可是当这小妞妞伸着两只小手正要抓住门板，准备与他亲近时，他却冲着孩子大吼一声：“滚！”孩子吓坏了，转过身，张着两只小手，跌跌撞撞跌倒在对面的台阶上……徐光耀意识到自己表现失常，怕是要“疯”。如果疯了，真的还不如死了好。不过，即使死了，也不能使问题得到了结，而且还要落个死有余辜。死也死不成，活着还不如死，早已是反动至极，还能怎么样？这样一想，心里倒豁然一亮：这个时候别指望谁来救你，若想活下去，只有自救。自救的方法，似乎只有写作。过去不是总嫌时间不够？现在不正有时间？写吧，可是写什么？怎么写？就写那能够逗人笑的、活泼鲜亮的、一尘不染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为混蒙、憋闷的现实透一透气。《平原烈火》中有个瞪眼虎，那么活跃的人，可惜没有展开写他。那么，就从这嘎小子身上找思路。由瞪眼虎联想到自己当年抗战时发生在身边的嘎人嘎事，特别是赵县两名机警的小通信员，一个个的嘎子，伴着硝烟战火，在徐光耀的脑子里打滚。最后，一个嘎眉嘎眼的张嘎笑嘻嘻地站在了徐光耀眼前。徐光耀移情别恋，把生命嫁接到了小兵张嘎身上，他又回到了抗日烽火中，重浴灵魂。

就这样，一个多月，徐光耀把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写完，紧接着电影剧本也写成了。不为发表，不为拍摄。也不可能发表和拍摄。只是，徐光耀活过来了。这便是《小兵张嘎》的写作过程。可能谁也不会想到，这朵花就是这样开在生死边缘。也许正是开在生死边缘，才这样绚丽和纯粹。你根本想象不到作者正在大痛苦中，其实正因为大痛苦，才需要如此之大快乐。三、梦里的花 1958年10月，新中国建国九周年。为共和国洒过血舍过命的徐光耀，此时已经是“反党、反人民、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”，开除军籍，开除党籍，剥夺军衔，降职降薪。国庆节前夕，通令下来，限三天之内，离开北京。9月27日这天，正是农历的八月十五，徐光耀被押解到保定农场劳动改造。天真的他以为能与在保定的妻子见一面，甚至说不定会过个节。真实的情况却是：顶着皎洁的一轮明月，他连夜被押往农场。接下来的事情不用说了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差点累死，他甚至想写个申请，不要公职了，要求削职为民，回到老家当老百姓。因为当老百姓不至于累死。问题是他竟然连写半张纸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。一年之后，没有累死的他，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，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做一般干部。他以为从此可以重新做人了，谁知仍是另类：摘帽右派。1960年11月，他被派到农村搞“整风整社”，与老百姓一起，一天吃四两粮食，几乎饿死。七个半月之后，饿得连灵魂都失去重量的他才回到机关。1961年秋，《河北文艺》一名编辑来保定文联组稿，问到徐光耀可否有稿子。徐光耀说：“有是有，可是你敢发吗？”这名编辑说：“你有我就敢发。”徐光耀就把《小兵张嘎》小说稿给了他，很快《小兵张嘎》在《河北文艺》发表，随后《北京晚报》连载，紧接着中国少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。第二年，徐光耀把电影剧本寄给老战友崔嵬，电影也拍出来了。小说红了，电影红了，但作者的命运并没有就此得到改善，相反，倒是因为出名都知道这里有个摘帽右派，由此给他的工作和生活添了好多麻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几经动乱之后，他被遣送回老家。林彪事发后落实政策回城，分配到保定群艺馆，住在一间养过小老虎的屋子里。就是在这间“虎穴”里，还是中学生的铁凝拿着习作向他来请教。他一句话奠定了铁凝的从文生涯：“你这已经是小说了，而且是不错的小说。”从此铁凝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四、心灵之花 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年逾半百的徐光耀重整生命。1976年的12月份，就开始构思抗日题材小说《望日莲》，第二年1月操笔，十日内完成近两万字的初稿。一试成功，说明他艺术生命虽屡遭摧残而竟未死。1977年3月，《望日莲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。随后他写出了《“心理学家”的失算》、《“二龙堂”看戏》、《长眉大褚》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。试笔成功之后，他开始创作构思了多年的长篇小说《将军向我们走来》。1979年1月，徐光耀的右派得到改正，二十一年的冤屈终获平反。政治生命得以恢复，但是接下来的好事却让他不知所措。1981年徐光耀调省文联。说好不当官，只搞创作，然而身不由己，1983年6月任省文联党组书记。1985年5月，党组书记、文联主席兼任。1986年底任省文联主席，这样一直到1996年10月铁凝来接他的班。十几年的当官生涯，写了无数份辞职报告，却不奏效。长篇小说却不得不中辍。不过，在他主政期间，铁凝、陈冲、汤吉夫、贾大山、梅洁、申跃中、杨显惠、冯敬兰、何玉茹等一批中青年作家活跃起来，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》

为河北赢得了荣誉。他自己也衰年变法，写出了《我的第一个未婚妻》、《两出大戏》、《紧邻》、《跳崖壮士》、《杀人布告》、《千萌大队》、《忘不死的河》等多篇小说，名之曰《我的喜剧系列》。一发表出来，便赢得了众人的激赏。离休之后，年已过七旬。回想自己一生，有两大情结，一是抗战，二是反右。一正一反，一红一黑，组成他绮丽而凄厉的一生。抗战的事他写了一些，反右的事他也必须写。其实早就想写，只是头绪太多，一时难以理清。终于机缘到了，1998年，徐光耀躲进山里，闭门谢客，将自己再次置身于当年头朝下脚朝上的情境中，度人度己。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，去掉个人恩怨和一己之私，来还原那段特殊岁月。这便是那部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。出版之后，誉声四起。刘白羽写信给他，真诚谢罪。他回信给刘，笑混恩仇。他俩的通信，成为文坛一时佳话。这部书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如今，徐老先生年逾八十，仍是宝刀未老，笔耕不辍，有《残甲集》系列不断刊登出来。回顾走过来的人生道路，徐光耀也对自己有一个评价：“一路上艰险、曲折、罪戾，太多了，真是汤镬炼骨，魔焰炼魂，几番地脱胎换骨。但经验过、奋斗过，也慷慨豪迈过，在大灾大难面前，不曾毁坏良心，落个体完神清，这也就很值。”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》

内容概要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: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》的作者是徐光耀先生。或许你还不知道徐光耀先生是谁，但是我要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：张嘎。徐光耀先生就是那个制造张嘎并把张嘎制造得很轰动的人。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和电影剧本《小兵张嘎》都出自他的手。

其实，在《小兵张嘎》之前，也就是1950年年初，作者就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，且一年内再版四次，印数达6万册。随着《平原烈火》走红，作者来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（后称讲习所）深造，成为丁玲的得意门生。

1952年4月，朝鲜战争正值热战中，作者的未婚妻申芸随所在文工团先期到达朝鲜战场，正在文研所进修的作者再也坐不住了，随即请缨赴战。这是作者在朝八个月的日记，真实记录了那场战争的惨烈和生动，当然，也有与未婚妻的战地恋情。

章节摘录

1952年 4月16日 下午2点半，我披挂整齐，离开这鼓楼东大街103号。孟冰、孟君、司竹等人及一伙公务员相送。我坐上三轮车和他们告别。在三轮车上，我感到幸福。我目光灼灼，向街上的每一个人微笑。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到朝鲜去的，他们一定会为我欢呼的。在文联，见了古立高，我们扯了大半天。4点，我又找见了陈企霞。他劝我多写些通讯也好，随时随地写，十分要紧。4点半，上汽车了，文联一大群人来送立高。5点到东站，随即放行。我们上了软席卧铺。5点20分，车缓缓开了，随即越开越快。窗外闪着屋顶，闪着树尖，闪着城头，大地旋转着，啊，出北京城了，离开了！我的行李，我的挎包，都这样重。我有点后悔，这些难道与我的工作都有什么帮助吗？回答好像是否定的，但我带了。

4月17日 11点半，到达沈阳，天下着小雨，坐上三轮，到了东北军区政治部，在秘书室碰见二位小秘书，干干脆脆，立即处理问题，先到招待所，明天即可上车到安东。来到东北军区第二招待所，住上三楼21号房间，放下行李即冒雨和立高去街上转了一圈，到了军人商店、新华书店、百货公司大楼。晚饭蒙小灶招待，与呢子军装干部坐在一块，稍觉拘谨。晚上去东北电影院看《带枪的人》。影院秩序极坏，放映时也半开着灯。军人极多，荣军（荣誉军人，指伤残军人）可免费入场。

4月18日 6点起床，早饭后坐三轮车到沈阳车站，立高已预先买下票，9点半车开了。八个半小时后到达安东。在安东办事处，经王同志看过介绍信，说明天有代表团去开城的车，可捎你们去。到平壤下车，再经大使馆想法转志政（志愿军政治部）。这样看来，我们机会尚好。到招待所来，一路上扛着行李，立高说：此之谓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到招待所已是7点半，安置在一简陋大屋中。我便和立高出去逛，从六纬路穿出，至毛泽东路，过劳动宫，正放电影《永远的秘密》。想看，时间已来不及。赶出很远，在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25个饺子，250元一个，较北京约贵倍半。回来时，天已大黑，通街无灯，不仅无路灯，商家字号也不让灯光跑出来，很多则把门窗关起来。不过，车子、三轮车仍不断往来，行人道上也不断有人走过。城市在默默中活动着。也许，这就是战时的景象了。

8时许，屋外有飞机声，但灯并未关闭，人欢马叫，一切如常，更不开警报声，想来一定是自己的飞机了。天空、街道、人烟、屋宇，都是平静，甚至是恬适的。不是灯火不太辉煌的话，也许人们并不记起战争吧！火车照样开动着，吼声、隆隆声，哗哗地震动，和在前门车站的感觉没有两样。我终于到达安东了。引颈南望，一水之隔，又是一番天地。芸，三天之间，我们之间的距离竟是缩短了这样多！

4月19日 早晨的安东令人兴奋。我要写诗赞美她了。可惜，我留恋着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没有把情绪集中起来。5点就起床了，正读着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时，国歌声哗然而起，昂扬于平静的晨空。从窗子望出去，数百学生在大广场中操练，迎着风，迈着步子。儿童的美丽本有十分，而戴红领巾的更增加了十分美丽。年轻的学生，他们前进的脚步，正是国家前进的脚步。看，多么威武！铜鼓洋号为导，歌声是：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在国境线上的安东，默默中握紧拳头，瞪圆眼睛，屹立着。

上午，与梅科长联系好：乘他们赴开城代表团的汽车，一路至平壤。下午1时乘车出发，顺鸭绿江而上，约出四五十里，始过江。安东街上停满了抹了泥的汽车，满载待动。人们用钦敬的目光送我们。一过江桥，朝鲜到了！第一眼，桥头上几个志愿军战士，旁边蹲伏着几挺高射机枪。在防空洞口，一个漂亮的朝鲜妇女，背着一个小孩，膝下还环绕着三个小孩，注目望着我们。腰后缠着孩子在簸豆子的老奶奶，背着粪篓、拄着拐棍正在上山的少妇，排成行在汽车路上行走的小学生，把纤绳套在肩上、同黄牛一起拉着车的老汉，都给我坚强的力量和激动的情绪。我看见过受难的人民，我也亲身经历过苦难，我是多么懂得痛苦啊。然而，我更有理由相信，通过了苦难的人民，才是最坚强的。汽车已飞驰在异国的土地上了，这块土地与我的祖国只一衣带水，用不到百米的木桥联系着。我辞别了祖国，同时便觉得这块土地也是我的“家乡”了。经过永山、龟城，天黑了，汽车疾驰着。大山一座一座地当面而来。汽车在山脚、山腰、山顶上奔驰着。朝鲜的山高而险峻，满山葱郁，着实招人喜爱。如果流水更大更响些，它够多么迷人啊。同车遇见一位青年，我真爱他。在办公处门口，他是首先把背包噗通一扔，抢上车来的。他拿着个大正琴，一坐稳，便听见他的琴声了。一路上，见了往回走的汽车，他便向人家招手：回来，回来，咱还一块回去吧！碰见停了的汽车，他便叫人家：走，就伴走吧！遇见开过去的车，他又叫人家：（用朝鲜话）赶上，赶上！到西浦，天已拂晓，他招呼我们下车，踏着烂泥为我们领路。他不厌其烦地打听，解释为什么要走这条路。到了云月里，他打听了医务所，未打听准，又跑向北。我们让他休息，他却只是跑，背着偌大一个背包，又跑到站部，却又从站部跑出去。他说：遛它两趟。我们让他休息，还是不肯，说是到家了。挟着他的

大正琴，往南走去。最后消失在山影里。他的名字叫董家信。本来叫我们到安州，我们却到平壤来了，为的是乱撞。我说：撞坏了，撞出乱子来，也是体验生活。找到了站部，一交介绍信，魏同志说：这儿不能上成川，仍需回安州。4月20日和立高找了一个防空洞睡下了——仿佛是回到了1942年的地道生活中。中午起床，吃了点饭，找到了站上的石政委。让先等等，打听一下，住两天也可以，只要有车到志政去。然而终于没有车。决定我们重回安州，由志后（志愿军后勤部）五分部想办法。这儿道背，那儿才常有车来往。绝望中，只好回返。又在防空洞中睡了一小觉，这次可没有早晨舒服，风吹进来，凉森森的，使人乍愣。晚饭在4点半开，司务长虽为饭票问题使我颇不痛快了一阵，而饭却没少吃。交了个小朋友吴尧新，浙江人，这儿的通信员，挺温和的小孩子。他毫不避讳地说：这儿的工作疲劳极了，又没有娱乐，大多数都想回祖国。可是，当他提起打落美国飞机时，眉飞色舞了。那对他简直是一次眼福，一次幸运。天全黑了，7点多，汽车才来，于是又爬上去。古立高的东西太多，打了个等于他一半身高的大背包，披着大衣，背着挎包，还携着个手提包，真够呛。我在他的影响下，也带多了东西，一卷行李有二十多斤。我把轻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芸那儿了。今日早晨自己扛了三里路，已经吃了一次苦。每次上下汽车，还不知要吃多少回。只有在夜间走在汽车路上的时候，才使人感到战争生活的雄伟和宏大。汽车路就和闹市一样，往来的汽车就像一排排活动的路灯。黑影中，骡马大车、铁轮牛车、背粮的长长的队伍，也在紧张前进。在山岭的那边，则传来嘹亮的火车鸣吼。汽车走着，每二三里便听见哨子响，飞机来了，则沿路听到枪声，于是路灯一样的灯光，立时都灭了。这防空哨绵长有多少里啊！从博川到平壤，步步如此，而其他主要干线上，则更不知尚有凡几。听吧，每一个防空哨的口音，都是清楚的中国话音。他们的“防空！”“飞机来了！”或者“打大灯吧！”听来都多么亲切。只从防空哨便知战争机构的规模是多么宏大，又是多么的紧张、协调，好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在旋转，在这巨大的机器面前，连我不是也很快很快地旋转起来了吗？“美国鬼子也就是没有法！”战士们对着天空的飞机说。这战争的机器，你转吧，转吧！把粮食送上前线，把弹药送上前线，把力量送上前线，把祖国人民的热情和心意送上前线，然后把必要运回来的运回来！我们大家一同转，我脚踏的这块土地也在转。我们的胜利是必然的！一路上，我们挨了三次轰炸。第一次，飞机迎面扫来，开始看见前头天空中一朵金花，随着地下灿然火光一闪，轰然一声，飞机就从头顶上一直扫着飞过去了。第二次，大约是我们前面的汽车闭灯稍慢，被飞机发现了，第一枚炸弹就落在后面，第二、第三枚都落在前面。四面听得见弹片落下来的沙沙声。第三次是正在飞机飞临头顶时，一个过路汽车忽然开了很久的灯，登时便有两颗燃烧弹下来，烧起了两堆大火，一堆很快灭了，一堆则烧着了山头上的树林，许久许久，还见那里一片灿烂的火光。朝鲜，天气果然变得快，一会儿晴了，一会儿阴了，临到目的地，突然落了一阵蒙星雨。下了车，黑得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们扛着行李，手电可是用上了。到了战勤处——防空洞中，也有如此辉煌的电灯哩。他们看过介绍信，立即找了一个房子让我们睡下了。——第一夜睡的防空洞，这第二夜才是睡的朝鲜房子。进屋先脱鞋，门和窗子一码事，真不习惯。离芸还有多远呢？她想到了我已经进入朝鲜了吗？4月21日出来五天了，却离前线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。我告诉过芸4月下旬或5月上旬走，现在，她已经开始数日子了。昨今两日的生活差不多是降回到41、42年去了。然自观面色，犹有红润，岂不是发福吗？我愿保持着它直到那天！今晨7点起床。吃饭时，天空突然出现十几架我方喷气式飞机，拉下一条条彩带，隆隆地画着弧线向东南方向追赶而去。远处曾有一阵炮声，大约空战正在进行着吧。这条小山沟很秀气，山生长得很平稳，密丛丛地盖满山松，映山红夹杂其间，使小山红绿交映，确是妩媚。清水小溪沿岸，是一条汽车路，大白天，汽车就成群地跑着。天格外蔚蓝，云格外洁白，配着黄土地，女人们遍地白裙。常常使人忘记，不远就是激烈的战场。下午看了一阵《毛选》，到野外看了看朝鲜人种地。一男使着一牛，在头前犁沟，二女在后面用竹簸箕撒粪，又一女在后面提着葫芦撒谷种，又一女在一棵树栽子中裹上块石头，顺沟拉，把种子埋起来，最后一女用双脚顺沟踏实。种不及二亩地，六七个人忙了半下午。这种生产方式和工具，较之中国农村，落后得多了。朝鲜房子也草率，立高叫它临时性的，好像糊弄人似的。几根椽子棚一个瓦房脊的屋顶，顶上铺些稻草，四壁是秫秸夹的篱笆，里外涂上泥，双层都挡不住枪弹。地下是一块木板，架离开地。一般的只是一个门或窗，至多旁有一门通到邻屋去的。3点钟吃罢第二顿饭，坐上送一金科长到志后的卡车，于4点半出发，一路疾驰，8点左右，便到了安州，进入这世上少见的山沟。大概这司机生了什么气，或本性便是粗鲁，他把汽车开得飞快，使车颠起来有三尺高，恨不能把人甩出去。往日坐车身上发冷，今日却闹得浑身大汗。结果临到地方，车坏了，停在半途上。扛着行李又走了五六里冤枉路，10点钟才找到参谋处。有个公

安十八师的文工团来了。小参谋一见介绍信，满招待，说有你们同伴二位女同志正在这。原来就是逯斐、白朗。爬了个山，住进第七号防空洞，见了逯、白二人。4月22日 7点起床，8点去小灶吃饭，这显然是对作家特别尊重，连伙房对我们也特别优待。三个菜，还特别煎了一盘鸡蛋。伙房就在洞顶上，饭所是香枫楼进精寺改做的，对面是普光殿，内供如来佛，一切皆新。殿后有个山神阁，内画一潇洒的白发老翁，坐于山石流水间，背后卧一猛虎，看来倒也满有风味。但怕仍是中国货。阁之上仍有一殿，不过，已住着我们文工团了，琴管歌喉都响着。又睡一上午。下午在这大山沟中照了两张相。我喜欢这绝高的大山，深邃的山沟，和我们创造的遍坡的防空洞。假如把单杠、秋千、篮球场，也收入镜头，该是叫人更兴奋了。逯斐、白朗给传了一则他们与彭德怀会见情形。彭给他们谈了半天，主要是说：美帝纸老虎是在政治上，军事上也看成纸老虎那便错了。入朝作战，我们学会了很多新东西，敌人把我教精了，这是很大收获。有一个传说，开始入朝作战，我们很仓促，也很慌乱，仿佛应付一个袭击一样。我们的部队还正在收割。四个钟头之内便开起来了。可是，彭司令，却赶在了部队之先，在一处路口上，军兵团的干部才赶上他，他已在问了：部队怎么样？大家有信心吗？——这是很有诗意的。下午没吃饭，5点钟，我们出发了。行政处特派来专车——吉普，一直把我们送来。这司机开头有些不高兴，嫌出发得晚了，夜间这里路上没有防空哨。然而，即使冒再大危险，他仍然是会开来的。快到了，他又高兴起来了，给我们述说，前天打下了三架飞机，驾驶员叫我们抓到了，刚抓起来，便有二十多架飞机掩护着一架直升机来抢他，因为这个驾驶员是第八军军长的独生子，范弗里特着急了。而这驾驶员呢，才抓起来他便要求回去，哪有那么便宜？！到了志政宣传部，立即介绍到招待所来，房东是个华侨。已到目的地的一半啦，明天便要开始工作了，把我的大记录本子从背包深处发掘出来吧！芸哪芸，我的心在为你而发跳了，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吧？快了，快了，我们将说些什么呢？我要不要写信告诉你说我来了呢？！还是不要写，让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吧！啊！4月23日 7点起来，在门口的小河沟里洗漱了，吃过饭，同着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六个人，到东边宣传部去。首先见了卓部长，和蔼的小老头儿，很愉快很客气，我们说去听听组织部的报告，他忙说很好，在于我们什么时候有时间。组织部是档案科科长给介绍立功运动的发展及其作用、规模等等，之后是程干事介绍了几个特等功臣的事迹，又有青年科一位孙干事介绍了几个模范青年团员及罗盛教，最后，又是那位科长给谈了谈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，举了几个动人的壮烈的小故事为例。这样从早饭谈到晚饭，连续六七个钟头。并没有部长给谈。志愿军的英雄就是多啊！而且这又是多么美好，多么纯洁，多么崇高的灵魂！我听着激动得眼泪往外冒，我真是想：我算什么呢，假如可能，我真愿意用身体去挡子弹，保住这些勇敢的战士！今天谈的特功材料，都是六十八（三个）和六十七军的，我真是兴奋。而据那位科长谈：一至五次战役，我们有很多混乱和很多问题，战士顾虑太多，指挥上也不很成熟，现在的前方，则是最成熟，最情绪高涨，信心稳定之时，这益增加我去二十兵团的决心。而程干事则说：六十八军正预备于最近（20号以后）召开英模大会，他说：你如去得早，可能赶上参加。——这是多好的机会呀！可是，谁知我何时才能去呢？总的对报告之印象是：具体情况谈得不多，这倒不如到下面去了。在这儿只能了解总的全面的情况，细致的东西还是到下边去吧！房子里又住进两个装甲部队来的人。大家谈起来，仿佛朝鲜战争确乎不会太久了。那么，不急着到前线去，还在后方逗个什么劲呢？也许芸的感情给我戴上了有色眼镜吧？我不明白。4月24日 上午，找到卓部长给谈了谈部队思想发展的概况。卓这人思想水平亦不高，缺乏真知灼见，见解都甚一般。我益感到还是赶快下去的好。汽车问题最麻烦，要等，要交涉，尚不知何时才有。供给问题总政仍不能解决，还在等电报。我忽悟到自己有一种想法未必好：入朝之先觉得，我已去过苏联，享受了一个人的最大荣誉，我有过喜悦，也被人尊敬过，我至今仍为芸这样的女子热爱着，我还有什么要求呢？我只欠国家而不欠什么于自己了。那么，到朝鲜来就好好干吧！就是牺牲了也不冤了，也不枉此生了！这样，我可以少计较个人得失，不必畏死，我能够更勇敢些！其实，这思想，除了它的抛弃个人打算之外，却是很消极，很有害的：第一，它说明了我已有自满情绪，我仿佛已经够了，不复他求了，实际上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；第二，我对国家、人民的责任感是不强的，自己以为享受了荣誉便满足了，却不大记住自己该怎样多为国家人民做些事情。没有看见各种建设需要的急迫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正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，近日的活动，我几乎处于事事等待的状态，我未能采取主动，未能对事业采取追求态度！志愿军在技术上劣于敌人，要扭转这一点需要国家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。我们的志愿军该是用何等的热情盼望着我们工业的发展啊！他们被敌人的技术所欺负而吃苦，我难道能用冷淡的眼光对待我们国家的每一步前进吗？我应翻转自己的情绪，我应对自己的事业也即国家的事业采取负责的主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》

动的追求的态度！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》

编辑推荐

尘封56年日记首次公开，揭密朝鲜战争最隐密场面，真实再现战争原貌，《小兵张嘎》作者亲历朝鲜战争。日记，本是记下私人的事体，不准备给人看的。多年放在家里，只是一份念想，并不曾想到示人。50多年过去了，在83岁的时候，再来翻看它们，除了感到那进的浮躁和幼稚之外，却也被那份年轻时的天真和纯洁、痴迷和激情所时时打动，至于每每落下泪珠。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》

精彩短评

1、读过其《我的第一个未婚妻》一文

《阳光·炮弹·未婚妻 - 徐光耀抗美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